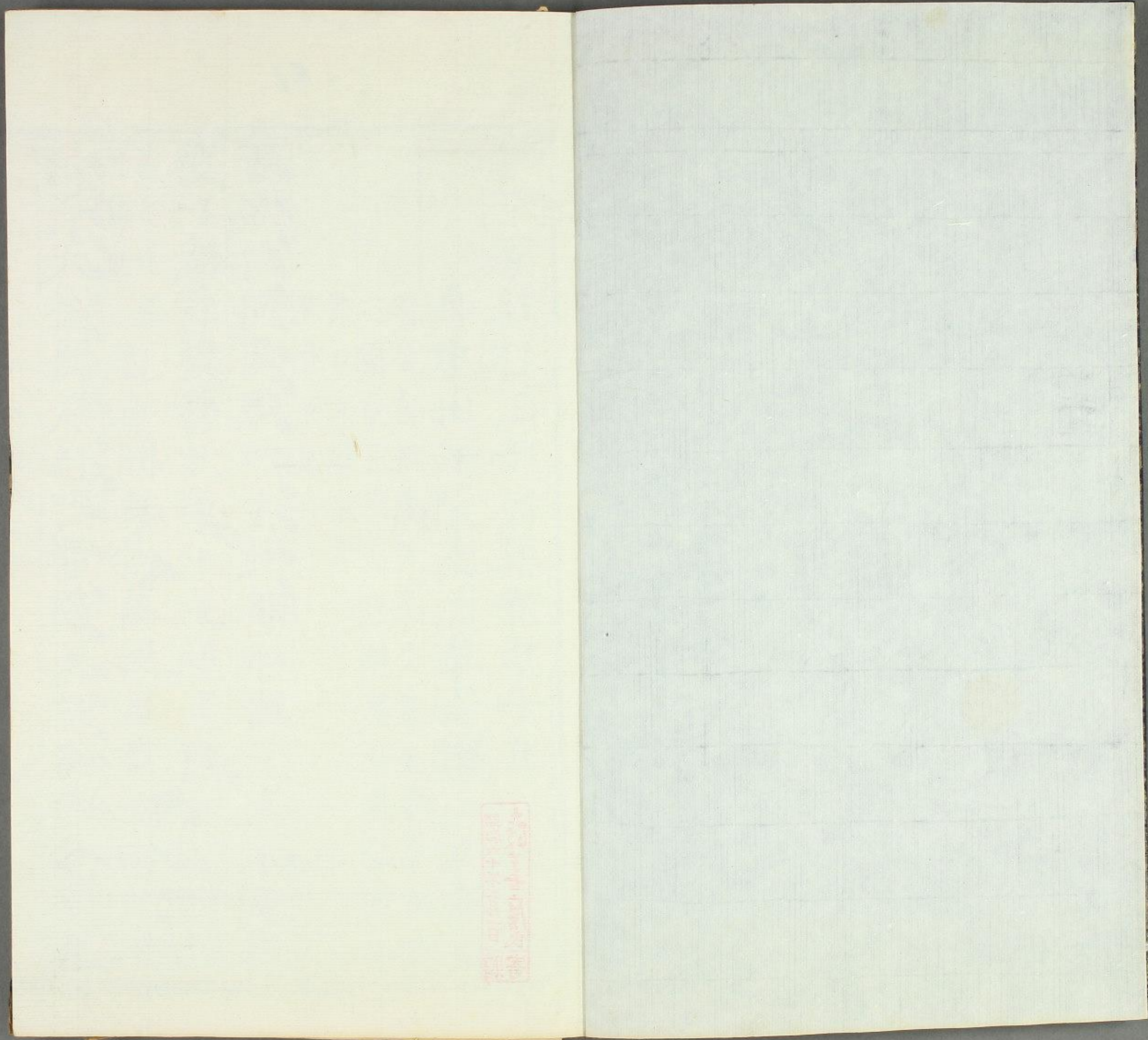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0  
10





文庫 17  
W110  
10



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九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鶴

時公自江陵移居公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也時鄭審為江陵少尹公安縣作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

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此送字氣

葬之送甚可傷也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

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蜩隨沆梗別燕赴秋菰

王云佳篇

世集卷之十九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王岐吉唐氏寄

010185192410

棲託難高卧，飢寒迫向隅。寂寥相响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鴈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朱曰：莊子泉涸，魚相相濡以沫，涸則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魚銜鈎，取其鈎，汝之其後，魚銜珠以報。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北岳，淮南子：竈戚欲干齊桓公，無以自達，於是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歸，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以獻厲王，王使人相之，石也。王以爲詐，刑其左足及武王即位，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其右足文王即位，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

漢書鄭莊置驛  
馬請謝賓客

移居公安山館

魯曰：公安縣，屬江陵府。吳太帝推蜀先生。

為左將軍荆州牧鎮沔口時  
人號備為左公因名曰公安

南國書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鶴曰：顏乃公安尉也。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

復得  
怕人

帶蒹葭不返青絲鞵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

主細細酌流霞趙曰度信夜聽搗衣詩調聲不用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鶴曰即顧八分文學

神僊中人不<sub>柱</sub>易得一句顏氏之子才孤標天

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

吳顧文學公自注顧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

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

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

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鶴曰神

正以顏為尉而言也漢梅福尉南昌後得仙今稱仙尉本此

即公之鄉也子虛賦楚有七澤夢弼曰蜀雋州嵩山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蠻赤壁在鄂

州趙曰主則顏小府客則公與顧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太<sub>鈞</sub>郎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故有雅量涵高遠

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小小愛文辭河海

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  
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  
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白頭供  
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趙曰質朴謝軒墀言不復仕於朝也

###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  
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

重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

分手各風煙語各矜重田曰北史韋夔養

唐宰相世系表韋氏九房以夔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洙曰能書一作常能鶴曰按史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 贈虞十五司馬

遠所居利監世南公自注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

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

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

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

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

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

園。洙曰：董仲舒有玉杯繁露。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沈休文詩：客位紫苔生。夢弼曰：魏志：蔡邕，竒王。案：聞其至門，倒屣迎之。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

與雲平。語有氣格過。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

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鄭曰：吳孫權封

即公安。在漢為孱陵縣。魯曰：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趙曰：灑落君臣契，謂先主與孔明也。

呀鶻行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

日已側身，過鴈歸鷗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

向踈翮稀。毛不可壯，彊神迷復卑。鷗前俊才

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

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

沔鄂公以是年冬發公安至岳陽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

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

卜飄泊問君平可念。涿曰柴桑里在江州

城成都府也。趙曰漢嚴君平賣卜於成都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

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

老時清猶茹芝甚自重。趙曰漢初老謂四

也。皓避秦至漢與猶隱而不出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

見華蓋君良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

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嘗



心違淚交墮亦懇款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

獨啓青銅鎖中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

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

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恍惚松風

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岑寂語。四

容之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祕

訣隱文須內教教平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

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拖此憶昔與昔

脚人棺已上昔遊詩云昔謂華蓋若綠袍崑玉

几猶未却詳考二詩之意蓋公遊王屋山時董在東

謁華蓋君適值君已化鶴曰董鍊師即昔遊

詩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王屋山時董在東

蒙今在衡嶽范元實詩眼云昔常問山谷云耕

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

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步回頭五步坐蓋七

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

自上有黃庭下關元以多此體張子平四

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

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云不知西閣意肯別

山谷尤愛其深遠開雅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

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勳勳玄宗妙其

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自公

注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三人並入直恩澤各

不二顧於韓蔡為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

鉤深法更秘文學蕭疎外聲利追隨

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宅文翰飛省

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驂騑入窮巷必

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

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

才盡傷形體病渴汚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

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

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

楫無根蒂蛟鼉好為祟况兼水賊繁特戒風

颯駛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

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請哀

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

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

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卒不知

○洙曰後漢蔡邕為中郎將熹平中表求正

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書冊於碑使工

鐫刻立於太學門外五京記正觀中得邕石

經數板皆入分書韓蔡韓擇木蔡有鄰善八

分開元時人東觀餘論云顧侯運鑪筆力

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顧侯此詩蓋謂

顧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耳

碑首倒豎亦自尚古不獨八分可賞云脩可

八分章草豐茂奇特張說為麗正殿學士獻

詩明皇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和鼎功

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

者此也洙曰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謂八

分外尤能小字也師曰辨眼謂於字中號明

眼者玉珂車馬之飾也顏延年五君詠仲容

青雲器洙曰才盡字如江淹人謂才盡汚字

如鶴曰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按史吐蕃

寇邠靈州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殷仲卿幽

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

也東諸侯者自長安言之洪吉在東也又言

###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上集卷之六

勿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  
航留製作長開篋筍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  
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鑪峯置蘭若徐飛  
錫杖出風塵洙曰晉惠遠師居廬山僧惠  
休姓湯能詩廬山有香爐峯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暹鄰雞野  
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  
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

扶吾隨所之

歲晏行

王云不成詩豈得以老杜之手使曲為刻畫以誤後生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  
寒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  
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  
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  
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  
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

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

此曲哀怨何時終首尾痛徹。子美晚年詩

本說射鴈隔數句後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復

說時事因及私鑄未了終以畫角老人語態

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以此山谷專主此

等流弊至不可讀亦不得有夷蛋名曰莫徭

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故以爲名涿曰

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涿曰

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

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不過二十日不役者

日爲綸三尺爲之庸又唐制盜鑄者死沒其

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鐵錫無復錢

形號公鑄者爲官爐錢也

彌曰刻泥謂刻泥作模也

發劉郎浦

鮑曰十道志劉郎浦在荆

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濤珍珠步障幄

時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

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

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

青鞋歸去來沈曰黃帽乃籜冠

別董頴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間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夢弼曰：孝子薦其甘旨，此謂董頴有母也。題曰：小長安。鄧州也。見光武紀。注：趙公必鄧州守也。門廬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還則吾

倚問而望。夢符曰：漢書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鶴曰：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疪。洪濤隱語笑，鼓枻逢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燕款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

起日  
嘆兀

局後

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夢弼曰麟疑作靈趙曰南史寶誌見徐陵曰天

上石麒麟也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矣歐公曰

惠詢輩謂惠遠許詢也夢弼曰見一作在孝

祥曰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天得

其錄注云朕元和謂咽津液師曰按唐史拾

遺惠昭前玉與南友善常以

詩但酬故子美此詩思之也

泊岳陽城下鶴曰岳州也居天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

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實歷圖南

未可料變化有鯤鵬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

南見莊子

鵬之圖  
官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

東岸朔風疾天寒鶴鵠呼漲沙霾草樹舞雪

渡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

外為覓酒家壚趙曰漢書鄭莊置驛請謝實

漢書文君當壚注賣酒之處累

登岳陽樓

寫景

已盡故

寄北原

遠以

之

登臨

時

思好

得

其

矣

本集卷六

昔聞洞庭水，冷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

日夜浮。氣壓百代，意雄渾之。絕下親朋

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

流。趙曰：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象閑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太白退之輩率為大源，涵涵。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

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飢。眾中見毛

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

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驚會

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

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

黑貂弊，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

卑。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

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

門

門

上集卷六

四

星

後



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游子悲  
 侍婢豔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  
 雙透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眄  
 合珠碧贈於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  
 事披寫聞氣酣達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  
 瑚枝始曰道其平生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  
 儀戎馬闇六字嗚呼生別離也趙曰鄭公魏徵  
幼時見前宋曰真觀太宗年號時鄭公輔政

多所獻替行色謂魏佑之交廣也莊子車馬  
 有行色鶴曰蒼梧山在道州今云蒼梧陰剛  
 在潭岳也洙曰司馬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國策蘇  
 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大困而歸至家  
 妻不下紕嫂不為炊趙曰長卿季子皆以此  
 魏佑師曰輕土宜謂去鄉土也洙曰書惟辟  
 玉食夢符曰博雅碧玉也子虛賦錫碧金銀  
 洙曰晉書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助愷以珊  
 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  
 意擊之應手而碎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幃蕩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

舟庵選

郭杜傍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  
乳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鴈無行匣  
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趙曰參卿公自言也  
希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故用坐幄字洙曰  
古詩蕩子行不歸鄆縣杜陵俱在長安鶴曰  
西戎郭杜傍是年吐蕃寇鄆靈州京師戒嚴  
洙曰鄆陽傳傾蓋如故夢弼曰吳越春秋干  
將莫耶之劍能  
决吹毛遊塵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大曆四年春岳陽作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遠近濃淡禮加徐

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

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洙曰後漢徐穉字

蕃不接賓客唯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南史謝玄暉長五言詩嘗為宣城郡太守史

記楚屈原放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漁父見而問之離騷齊沅湘以南征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鄭曰珣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

王公一篇史  
記此等筆  
力真壯昂  
手也

上集卷之九

六

六子  
見此  
婦眼  
大光

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  
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  
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  
之。久自陳。翦髻鬢。鬢鬢市充盃酒。上云天下亂  
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  
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  
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  
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

是英  
雄婦  
人本欲

不堪

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  
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  
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  
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  
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  
呼號。自下所驅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韉。  
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  
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

上集卷之七

東

魚歌狂

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  
 泛上瀧舩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臺番禹親  
 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  
 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鼈或驂鸞騰  
 天聊作鶴鳴阜鸞此王鶴自喻西清詩話  
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汝與遊者珪一日引  
 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  
 此質之少陵詩乃珪之母杜氏非盧氏也能  
 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少陵詩上下詳諦如

此史乃失之世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  
 清詩話辨珪母姓杜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  
 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  
 史氏之觀其詩如此容齋隨筆云觀此詩疑指王  
 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之史大  
 不合蔡條詩話引唐列女傳珪母盧氏識房  
 杜必貴質之此時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  
 話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  
 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未只云始隱居時與房  
 玄齡杜如晦善三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  
 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  
 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  
 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  
 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  
 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  
 自收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

上集卷九

七

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  
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  
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祈事我故用之  
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  
亦采之小說太宗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  
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  
可曉也夢弼曰王珪母李氏珪之婦杜氏詩  
中所稱則皆指李氏也馮翊郡同州也水花  
言水浪也洙曰哀江南賦青袍如草希曰漢  
宣帝於廷尉置左右評負四人魏晉以來直  
謂之廷尉評見六典註趙曰節制收英髦言  
南海節度使幕中需賢也洙曰唐制鄂州  
有漢陽縣傳張繇切傳車也如今之乘驛是  
矣鄭曰瀧音雙舸音刀趙曰嶺南人呼急湍  
為瀧夢弼曰集韻瀧水名在嶺南韓昌黎瀧

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鄭曰番禺廣  
州也本二山名番禺何切禺音愚趙曰番禺  
親賢領必宗室之子為節度也鶴曰按史時  
李勉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趙曰舊唐書  
盧奐為南海太守自言開元以來廣府節度  
使清白者有四裴由先李朝隱宋璟及奐也  
實貝休脂膏謂廉潔而不汚於貨利也漢孔  
奮清潔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廣南有溪洞  
蠻其長謂之洞主降戶江切禮記堂上接武  
番禹雜錄船大船也番商遠國運奇貨非船  
不可船摠名曰艘猶今言幾隻也洙曰  
晉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今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

過南嶽入洞庭湖自鶴曰岳陽之潭州

上集卷之七

七

九

先

引舳舻終勝寒儉翠牙穿裊蔣碧節吐寒蒲病渴

身何去春生力更無比他人言又甚矣壤童犁雨雪

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

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

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

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

痕數危檣逐夜鳥洙曰鄂渚在江夏西黃鶴磯上楚詞乘鄂渚而返顧

鄭曰說文舳舟尾舻舟前也趙曰蔣舊作槩詳詩意乃旅蔣之蔣蓋蒲有節而蔣有牙也

夢弼曰王荆公本作蔣洙曰帝子舜之二妃從舜南巡不返道死沅湘之間曹公曹操也

曰漢蒯通傳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注廝取薪者養養人者也趙曰晉書嵇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之下洙曰蕭何傳韓

信謀反呂后用何計誅信高祖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衛邵平者故秦東陵侯謂

何曰禍自此始矣願君謝封不受

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大悅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槩依農事郵籤

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

上集卷九

九

九

起人來故北征趙曰所以隱棹曰槩楚人於湖中種田故宿槩依之也郵

籤謂漏籌舟中所用以知時也

宿白沙驛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  
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  
好的的近南溟

不比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

歷年  
此  
公

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  
年少逢親舊友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  
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如中  
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  
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  
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  
取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齒萃清湘石逆  
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哥謳互

激遠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  
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晚熊挂  
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為羣虎守羸骸將何  
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論者吞聲混瑕垢左傳曰  
餽其口於四方鄭曰中陟仲切沫曰朱叔元  
與彭寵書伯通猶中風狂走自捐盛時鶴曰  
公以天寶十四載冬避亂離長安自關隴入  
蜀至大曆三年春出峽恰一紀非謂在蜀一  
紀而始出也洙曰海經蒼梧之川其中有  
九疑山舜所葬之處也陶唐帝堯氏也其民  
淳朴無知至治之世也備可曰屈原沒汨羅  
賈誼謫長沙皆以被讒毀而廢黜也鄭曰昔

音酋萃蒼沒切酋萃山峻貌趙曰觀篙王之  
逞巧回幹如此善知者應觸類以推之於他  
事莫不各有穎脫之手而求古來經濟之才  
如操舟之妙者何獨罕有乎詩疏熊能攀緣  
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柳子厚作熊  
說云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觀公詩意以羆  
在樹而守虎明矣

###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蘇燕舞  
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  
淺染淚在叢筠趙曰博物志舜死湘妃  
以淚揮竹染竹成斑

五集卷之七

七

系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  
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  
地萬古一長嗟宋曰百丈牽船索也連竹為之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  
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  
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

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畧同刻剥及  
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  
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  
遂生理花時葺緼袍洙曰莊子漁父篇曲腰磬折朱崖南海地名漢  
賈捐之罷擊朱崖鄭曰即潭州之丹崖也趙  
曰左傳錐刀之末洙曰漁奪謂侵奪如漁獵  
然不以法也鄭曰  
貫侍夜切貸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言外向來雲濤盤

公自注雲濤盤難名極為險阻衆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

艣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

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鄭口呀虛加切趙曰呀坑者坑如口之呀開也夢彌曰坑一作坑呀坑乃灘口也東坡曰

讀子美減米散同舟之句則可以振貪懦於已下句真村陋也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

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

不敢擊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缺月殊未

生青燈死分翳極明滅之態窮途多俊異亂

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

患餘聖哲垂豕繫此豕繫亦何當殆膚引耳趙曰易繫辭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

早行

歌哭俱在曉興到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

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

能奇也

上集卷之二

七

云

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  
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趙曰易繫辭作  
結繩而為網罟

以畋以漁蓋取諸離夢弼曰蕭  
太傅辭奪禮表不勝崩迫之情

過津口

夢弼曰津  
口屬江陵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

漲雲岑自是景  
意可喜回道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

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

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

眇眇獨開襟

趙曰梁元帝烏栖山沙棠作船  
桂作楫夢弼曰陸士衡詩甕餘

殘酒膝  
有橫琴

次空靈岸

鄭曰當作空舫鄴元水  
經湘水縣有空舫峽

云云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

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

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毒

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耻為達

人誚廻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鄭曰栝古活  
切木名趙曰

謝靈運云徒旅若奔峭師  
曰奔謂奔流峭謂峭峯

宿花石戍

鮑曰按唐志潭州長沙有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  
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蒸  
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  
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  
開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  
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野  
圃泉自注十字畫不能極舉  
日凄然柴扉雖蕪沒農器尚  
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  
度誰能叩君門下令

減征賦

鄭曰罷音疲洙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散不在村謂其不安居也  
符曰左傳初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閱世知道者之以  
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篙師怠席挂風  
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  
日出黃霞映煩促瘴豈侵顏倚睡未醒僕夫  
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

當口  
年端  
正者

盛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悞此二柄。洙曰：漢袁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脩可曰：左傳：罷於奔命。洙曰：一作睡還醒。洙曰：史記：夷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食之。蘇秦、張儀歷聘六國，諸侯皆以陳馬資之。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

妨危沙折花當

當雖花根與玉卮無當同然對上文妨字則不等喻舜卿

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踈放。

陳曰：棹經垂猿把身

在度鳥上言春水張而船所經者高也。師曰：花當乃花根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花叢

笑不來

鳥則宿矣吾行猶去笑亦吾笑作者自然別

人人傷白首

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歸鴈

歸鴈 切少浮 五瀾 少 收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

到羅浮清麗語是物關兵氣老語何時免客愁年

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夢彌曰漲海海名謝承後漢書陳茂常渡

漲海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入也羅浮山在嶺南惠州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

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

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注服虔曰嶺有五因以

夢彌曰裴孫之詩納納江海深朱曰古樂府

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希曰書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鶴曰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

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

朽悽惻近長沙

朱曰莊子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

趙曰潭州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聞水耕先浸草春火

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

鶴過去杳難攀宋曰漢書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注云燒草下水種稻草與

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也

北風

公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

鼓大鑪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

伏三更鳥獸呼使晚唐諸人作此風詩形容寒縮定不爾有豪意形條

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

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再宿煩舟子

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

看帆席雲山湧坐隅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玉風

賦盛怒於上囊之口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

行所為嗟余竟軼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

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  
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  
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  
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  
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薊苟懷策棲屑無所  
施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  
跎病於斯夜看艷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  
自料意深陳苦辭洙曰莊子榮啓期曰人之  
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

閔音嚴

一樂也胡雛指安史此追言天寶之亂兩京  
陷沒玄宗肅宗播遷于外夢弼曰本朝再樹  
立謂代宗時也貞觀太宗年號先王  
罪已謂肅宗即位嘗下詔痛自刻責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  
蒼梧暮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  
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闕朋知限流寓風  
濤上春沙十里浸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  
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  
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多憂

七集卷十九

三

仁



汗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  
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  
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受合馳驚羸瘠且  
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  
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融客勉  
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鶴曰湘水  
自桂州

江而下故云桂水鄭曰閩五既切不通也泥  
乃計切夢彌曰晉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  
砂求為勾漏令遂將子姪俱行後止於羅浮  
山蜀志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誅走交趾  
後以劉璋招入蜀事先主鄭曰衡山上有祝  
融峯洙曰言老人星以在南極羅浮山則在  
嶺南也

望嶽大曆四年春晚自潭  
之衡復回潭州作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瀕洞  
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  
寥有虞今則亡泊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  
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  
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嶭相望恭聞魏夫人

此題  
以稱  
手  
非  
難  
肅

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

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

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

其思降祥。趙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

注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禮視三公夢弼

曰淮南子演濛鴻洞莫知其門沫曰有虞今

則亡謂巡狩之禮亡矣趙曰渴五峯祝融紫蓋天

於高峯也義如渴雨之渴五峯祝融紫蓋天

柱石廩芙蓉也夢弼曰岳之諸峯皆朝於祝

融獨紫蓋一峯勢轉東去鄭曰喋音業山高

貌田曰夫人晉魏舒之女也幼讀書好神仙

嘗有四仙人降之畫傳其秘術壽終以杖

代尸而升天封南嶽夫人治南嶽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

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

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

賈傳井依然。虛靈焦舉為寒食。實藉君平賣

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麕飯任吾年。洙

騎竹謂騎竹馬也漢景帝子發封長沙王謚

曰定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今其廟有井存焉

朱曰焦本作周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二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頓革趙曰鍾鼎謂鳴鍾而食列鼎而烹也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蹴踘秋千皆清明景物自憐然非謂軍興也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

蜀禹錫云風水作春水妙

意春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渾渾有別錄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古今藝術圖秋千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橋師曰十年蹴踘言軍興也將雛遠謂挈子遠遊也趙曰後四句公懷長安而嘆其在湘潭也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父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無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

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鶴曰按史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或為是而作也

發潭州鶴曰公自潭之衡州

似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

語留人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

事回首一傷神洙曰賈傅注見前唐書褚遂良工隸楷太宗令侍書高宗

時為右僕射因諫帝不當廢王皇而立武昭儀為后左遷潭州都督

雙楓浦夢弼曰按圖經潭之瀏陽縣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

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

主暫借上天迴欲尋無主之地傷世狹也○趙曰此詩用乘槎意

酬郭十五判官郭判官自潭寄以詩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

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

墮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

何惜片時程洙曰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左傳墮石于宋土

隕星也又星隕如雨淮南子隋侯之珠注明月珠也又搜神記隋珠徑寸夜有光明夢弼曰橘洲在長沙郡之喬口

杜真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  
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  
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  
首衡陽紙價頓能高注曰賈誼傳長沙卑

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見津人操舟若神吾問仲尼曰操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罟而後能鄭曰世說庾闡作揚都賦成入競傳寫都下為之紙貴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  
避文星仇壯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  
丈人行垂老見飄零注曰禮記諸侯賜斧鉞然後殺夢弼曰李勉尊  
惠王之曾孫也

迴棹鶴曰公至衡州畏熱復回將歸襄陽不果竟留於潭

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馬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

行去德行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餅壘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裊沉綿。強飯萸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意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

夏及寒泉

趙曰：衡州志：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水流至湘，故曰蒸湘。鶴曰：爾雅：凍曰寒。沈休文：蕭愨碑：因遇沉痾，綿留氣序。希曰：湖南上風，唯尚煎茶。客至繼以六七，故知茗續煎之句，蓋紀實也。趙曰：漢水峴山在襄陽，公懷故鄉，魯曰：自岳之潭，之衡為上水，而自衡回潭為順水。前後詩可考也。洙曰：晉杜預平吳後，刻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襄沔記：王粲宅在萬山之東，宅有井，史記：魯仲連齊人，責新垣衍，帝秦秦軍為之却六十里平原君欲封之，辭不受。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為書以遺燕將，將見書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計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  
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  
鄙人奉末眷，佩服日早年。  
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  
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  
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  
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  
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  
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  
熱雲集曛黑，闕月未生天。  
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

煙。鵠鶻催明星，解袂從此旋。  
上請減兵甲，下

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  
附書遠山巔。師曰：道州南邦

也。州長曰：伯夢彌曰：白團謂扇也。鄭曰：鵠，古活切。鶻，何葛切。鳥名。

奉送王信州北歸。趙曰：唐志：夔州本信州，避皇外

祖獨孤，信改為夔。鶴曰：按唐志：穎州舊亦為信州。詳詩中海甸及穎川之

句當是。穎州也。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  
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  
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  
井屋有煙

詩六自佳不  
獨有思治之

起瘡痍無血流壤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  
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  
扁舟徐榻不知倦穎川何以疇塵生彤管筆  
寒臆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  
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  
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  
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徒倚瞻  
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

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趙曰世紀堯時老

甸則時淮海無虞也洙曰謝靈運詩解龜在  
景平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臥  
轡不許去晉書劉琨遺傳教覓張孝廉船  
漢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徐孺子  
去則縣之趙曰言王崑之待我如陳蕃之見  
孺子我將何以疇之乎穎川陳氏郡名謂陳  
蕃也以比王信州洙曰曹子建詩彤管有煒  
蘇秦黑貂裘弊師曰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  
為左拾遺也洙曰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別  
如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煙霏雨散漢書高  
祖以尉佗平南越使陸賈賜佗印為南越王  
賈說佗郊迎北面稱臣尉紆物切太史公自  
序留滯周南夢弼曰太史乃公自比也趙曰  
故人指王信州也洙曰堯稱陶唐氏淮南子

七集卷九

矣



盧敖見君士謂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哭韋大夫之晉

鶴曰按集中大曆二年秋有送韋中丞之

晉赴湖南詩當是韋鎮湖南死於鎮所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

早周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

忝端雅獨脩然真喜音容聞馮招疾病纏南

過駭蒼卒北思怕聯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

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盛

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許

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樹頂飛旄泛堂

前轡幕疑風燕笳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

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

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

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洙曰郇瑕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也

左傳晉人謀去欒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希曰士人一作丈人一作大人洙曰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鄭曰馮馮唐也洙曰漢書賈誼為長  
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以為壽不  
能長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  
立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師曰蜀郡隣言蜀人  
思韋之德也洙曰吳季札解寶劍繫徐君塚  
樹詳見前注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  
位至丞相師曰綺樓關樹頂言真樓之高也  
關一作高鄭曰帶音繹小幕也夢弼曰莊子  
虛室生白橫賦棄虛白之室歸長夜之堂孝  
廉解注見前夢弼曰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  
人假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江閣近潭州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抵瘦長夏  
想為情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  
腹誰欲致盃洙曰彫胡注見前夢符曰荆  
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彥輔曰錦  
帶紅綬雞也其肉脆美堪作臠

潭州送韋真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  
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  
鴈書疏莫相忘洙曰漢紀與郡守為符注各  
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上集卷九

劉

同舍郎見直不疑傳趙  
曰公嘗為郎故用同舍

潭州留別杜真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  
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  
地濕愁飛鵬天炎畏跼  
鳥去留俱失意把臂共  
潸然洙曰飛鵬跼鳥見前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  
疎深慙長者轍重得  
故人書白髮絲難理  
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

鴈着取北來魚

洙曰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希曰衡陽有回鴈峯相傳

鴈自此而止洙曰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夢弼曰韋詩相憶無南鴈故公以北來魚戲之蓋謂鴈不過衡陽而瀟湘北流也

早發湘潭寄杜真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  
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  
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趙曰白首為郎即用馮唐顏駟意鶴曰湘潭

縣屬潭州韋自湘潭寄詩而公在潭也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興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樽。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九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千秋節有感二首

洙曰按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日

百官於花萼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大曆四年秋至冬潭州作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  
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  
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  
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夢弼曰左傳鳳鳥氏歷正也鳳紀編生日

上集卷之二十

言禮官書誕節於鳳曆也趙曰明皇居藩邸東有舊井湧為小池常有雲氣黃龍見開元帝即位建興慶宮遂為龍池及幸蜀前一夕躍然望西南去鄭曰塹七艷切坑也饒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後問西域胡僧曰此乃天地劫灰之餘也逸曰金吾將軍常禁衛者趙曰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博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韞紅渠豔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皆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夢弼曰明皇雜錄千秋節上宴勤政樓大

聲樂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生塵又迫而察之若芙蓉出綠波曹子建詩白馬節金羈連翩西北馳張平子西京賦跳九劍之揮霍走上索而相逢索昔各切繩也謂走索以為戲也鶴曰湘水之源自桂州離江而下經零陵以至下潭也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

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

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

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

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昨

夜舟接天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

江遲亦奇題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

之遊皆能詩黃初文帝即位年號也宋曰揚

漢志元豐中芝生甘泉齋房夢弼曰本一作

昨夜舟火滅湘娥謂虞帝二如也容齋三筆

云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吟詩殷

駸留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

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渙云附書與

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故君堯舜付公

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

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劇盜善用白弩巴

蜀商人苦之稱白路以此莊驕後折節讀書

進士及第湖南崔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

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

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其一曰養蠶為

素絲葉盡蚕亦老傾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

七集卷三十一

三

五

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  
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  
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  
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  
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為記  
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  
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此為河東之醜  
全不近者扶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  
相步夫正色動引經艷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

王云雜亂  
鈍拙却不  
可讀

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錢  
好事就之為攜酒豫章太守高常孫引為賓  
客敬頗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  
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已醜明月  
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真  
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南邦  
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  
皆培壅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

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丞曠前後死為星

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

行風后力牧長迴首謂鶴曰按豫章圖經唐

王季友豐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

為賓客甚敬之善為詩見元結篋中集又按

史李勉高祖子鄭王元懿之曾孫以廣德二

年為洪州刺史大曆二年入朝拜京兆尹兼

御史大夫潭州故有此作夢弼曰按本傳李勉

初為梁州刺史梁屬山南道修可曰說文培

樓小土山也培都荷切壞路尚切夢弼曰尚

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

左曰輔右曰弼深曰風后力牧乃黃帝之臣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公自注時丈人

沙待命恩司先支給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

得鄭僑但借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

逢迎拙相於契托饒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

遙鄰好艱難薄珉心杼柚焦客星空伴使寒

水不成朝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



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

時清非造化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

轉寂寥休傳鹿是馬莫信鵬為鴉莫信鵬為鴉

馬不未解依依袂遠樹沉沉瓢流年疲蟋蟀

疲著體物幸鷦鷯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

涑曰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鶴曰公之

祖母廬氏參謀其族也故云夢弼曰公之母

鄭氏參謀之母豈以鄭氏耶涑曰晉孫楚字

子荆參石菴驃騎軍事趙曰左傳季札聘於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僑子產名也鄰好艱難

薄言盧之使江陵也當艱難之際好相空而

張心焦不可多斂以為鄰好之奉也客心空

伴使公自言伴盧為使星也涑曰潘岳秋興

賦素髮颯以垂領夢弼曰謝宣遠答靈運詩

牽率酬嘉藻涑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漢賈

誼在長沙有鵬飛入館舍鵬似鴉不伴鳥也

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莊子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師曰滄洲神仙所居之地也趙

曰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摺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

府天下異王將儉省憂艱虞祗收壯健勝鐵

甲豈因格鬪來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

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  
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  
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  
於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  
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  
戎廻北狄羅網羣馬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  
帛劉侯奉使先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  
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  
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二  
嘆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  
神內傷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  
覺弟優經過辨艷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  
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  
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趙曰分源豕韋派言  
劉與杜同出也左傳

思

晉史墨曰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累尋遷魯縣預注云劉累代彭姓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又范宣子曰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王夏盟為范氏劉孝標書年事道盡容髮衰謝深曰晉張華與雷煥辨斗牛間紫氣寶劍之精在豫章豐城華補煥為豐城令掘獄得石函中有龍泉太阿之劍吳劔吳王所鑄之金劍也光武與馮異璽書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劉琨與親舊書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登舟將適漢陽

鶴曰公欲適漢陽不果迄留潭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補曰公二月到潭寓莊子子貢南遊過漢陰見丈人為圃畦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則一日浸百畦為圃者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

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  
滿冰置玉壺多氣字多遭亂實漂泊濟時曾  
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撫接秋晚岳  
增翠風高湖湧波兀突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  
跎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

呈蘇渙侍御

鶴曰裴虬為道州刺史蘇侍御時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

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唇齒落未是無心  
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  
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  
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燕沒瀟岸千株菊使  
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  
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  
紫燕駮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  
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遂

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頽綱漏網期彌綸郭欽  
 上書見大計劉毅荅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  
 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儻  
 劔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  
 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  
 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  
 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  
 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

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  
 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荅曰在儀曰  
 足矣蘇曰世說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  
 之兼葭倚玉樹鶴曰按集中有送裴二尉永  
 嘉詩趙曰紫燕漢文帝良馬名騾耳周穆王  
 之入駿也洙曰跋扈猶強梁也後漢質帝目  
 梁冀為跋扈將軍授鉞築壇言天子將命之  
 以將帥之事也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  
 言戎狄強虜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  
 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  
 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又武帝嘗問劉毅曰  
 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  
 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

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相靈之世  
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禮記更僕  
注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立掌擯相更之者  
為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鄭曰振之人切舞  
與舞同趙曰蘇秦字季子徐穉傳角立傑出  
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此以言蘇侍御為季子  
之雲孫定王城在潭州漢商市亦在夢弼曰  
茅齋蘇所居楚老公自謂漁商市公所寓也  
肩輿見前蘇侍御來訪詩序夢弼曰楚國先  
賢傳諸阮居市北而富以車徒每出肩輿數  
十連袂牽車飲酣自若鶴曰市北謂商市之  
北郭南謂定王城郭之南抱甕隱几公自謂  
也趙曰後漢馬融為大將軍西第頗為正  
直所羞鶴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之亂有  
助於京師賜第也涿  
曰晉謝安起於東山

###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駉驥  
人得有得有者不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  
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  
傳眾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區區猶歷  
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篋  
書積誠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  
為偶所親問淹泊汎愛惜衰朽垂白辭南翁

上集卷二十一

十一

委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

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衡知音為回

首王洙曰神堯唐高祖也趙曰騶耳赤驥周穆

事蘇曰曹顏遠思友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

妙理洙曰艱難體貴安言於艱難之際能脫

畧細務也夢符曰陸機文賦文固無取乎冗

長莊子庖丁解牛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夢

符曰晉史謝安謂郝超為入幕之賓洙曰乘

釣謂作相也詩秉國之鈞漢書項籍使范增

固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用塞翁失馬事

事見淮南子史記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

趙曰洞庭長沙荆南  
衡陽皆相連之地也

###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

#### 軍歸澧州觀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

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

雪吾病得淹留洙曰潘岳閑居賦壽觴舉慈

容滿座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

不得去世說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

都下人土因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

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

作致書郵蘇曰古樂府云黃雲暮四合  
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歸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

辟參謀夢弼曰建封劉文靜外曾孫也少隨父玠客隱兗州時子

美父開為兗州司馬有契好湖南觀

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

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為豐

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踈蕪彭

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個儻汗

血駒不謂其序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

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州聯

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

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友嵇紹自不孤擇材

征南幕湖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

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稅駕大

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



雪巖未覺括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

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高祖曰隋大業中唐

文靜為晉陽令裴寂為晉陽宮監見天下盜

起知隋必亡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

賴秦王資之遂起兵汾晉昔漢高祖起於豐

沛故以為比也宋曰漢以蕭曹為宗臣見本

傳贊夢弼曰彭城劉氏郡號也趙曰詩日居

月諸宋曰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

少時與領軍長史王駭善駭亡於官舍貧無

居宅雲乃迎喪於家躬營含斂晉嵇康與山

濤結神交康後坐事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

在汝不孤矣巨源濤字也師曰公得建封以

其子曜之也夢弼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

今以言韋之晉為湖南而辟建封為幕客也

沐曰漢賈誼文帝時上痛哭流涕之書史記

樂毅為燕伐齊燕惠王疑之毅遂降趙惠王

遺書謝之毅亦報書焉趙曰管葛管仲諸葛

亮也宋曰漢明帝圖功臣於南宮雲臺十洲

記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故曰碧海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視歸

上都二十四嶺鶴曰公之祖母盧氏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

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

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

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解  
豸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戎狄乘妖氣  
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  
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  
圍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  
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剔期  
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採薇  
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

立鈞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非朱曰朱幡

制二千石朱幡鶴曰素幕既渡江而朱幡乃  
登陸則又非丹旄矣此當是軍校送之者校  
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每軍一  
校則別為幡耳沫曰既助葬必執紼詩顛倒  
裳衣趙曰晉王濬為龍驤將軍卒葬桓谷中  
大營瑩域解豸侍御史冠也世說陳仲舉言  
為世範行為士則塵沙落禁圍言吐蕃陷京  
師也他日掃除非言禦沙落禁圍言吐蕃陷京  
壺更漏也玉帳將軍之帳也宋曰黃閣老三  
公也漢書匈奴圍高帝於白登七日趙曰言  
天子雖動詢大臣而莫肯以白登之圍為慮  
也晉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夷齊隱首陽山採薇而食趙曰  
撥杯揮杯也夢弼曰要平聲

上集卷二十一 五 素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

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公自注：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

絃歌南風之篇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

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震字無所屬，湖

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

寒望。羣雲慘歲陰，水鄉霾白蜃。楓听壘青岑，

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

似鴉禽。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泊

沒，時物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牽

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

所欽。吾安藜不糝，汝貴玉為琛。烏兒重重縛，

鷄衣寸寸針。哀傷同庾信，公自注：庾信述作

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

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應

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

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天追潘岳  
 持危覓鄧林蹉跎翻學步情態深傷感激在知音  
 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鑠納流迷浩汴峻址  
 得嶽崆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  
 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  
 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闕干戈北  
 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  
 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

丹砂訣無成涕作霖

漢史記黃帝名曰軒轅漢律歷志黃帝使伶

倫取竹於解谷上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  
 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音夢弼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入節之氣而調八方之風今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洙曰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書注震澤吳太湖名漢馬融好吹笛有長笛賦王粲沖宣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遙望兮向此風而開襟似鷓鴣謂鵬鳥也修可曰風俗通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柳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

耳宣疾遂瘳師曰疑惑尊中弩言久病也淹  
雷冠上簪言不用也洙曰魏辛毗諫文帝  
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趙曰漢楊雄校書天  
祿閣王莽時以獻符命投劉歆子棻於四裔  
辭所連及使者來收雄恐乃從閣上自投  
下幾死此以喻昔日論房瑄而忤肅宗也洙  
曰陸士衡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莊子  
寶也趙曰陳琳健於章奏曹公讀其檄而頭  
風愈今公自言述作異於陳琳不能愈風也  
漢志郎官賜錦帳公嘗為負外郎故云莊子  
是陸沉者也注沉不在水而乃在陸洙曰張  
華鷓鴣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逾數粒漢  
書王密懷金遺楊震暮夜無知者震曰天  
公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夢弼曰公謂諸

歸故封也源花費獨尋言尚避亂也鮑照有  
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有疾服藥行以宣導  
之漢外戚傳許后當娠霍光夫人顯使女暨  
淳于衍投毒藥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涿涿  
也藥得無有毒乎趙曰潘京西征賦天赤子  
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瘞於屬切埋也今詳  
句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鶴曰按元  
稹志公墓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為  
早世甚明又按公集大曆二子尚無恙意是年  
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夔二子尚無恙意是年  
春自潭之衡時喪宗文公與聶令有舊當是瘞  
故下文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當是瘞  
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為公之墳也洙  
曰列子夸父逐日於嶠谷道渴而死棄其杖  
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壽陵  
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

上集卷三十一

七

又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  
為鋒齊岱為錐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  
鉞公孫述恃蜀地險自立為王梁武時侯景  
舉兵反陷臺城夢弼曰北斗長安城也趙曰  
金陵記江南計吏止于傳舍將去以馬殘草  
瀉於井中謂無再過之期矣不久復經此地  
飲此水遂為昔時之莖刺喉而死故後人戒  
之曰千里井不瀉到諺又云千里井不反唾  
疑莖字之誤也深曰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  
禹迹畫為九州漢楊雄作十二州箴晉葛洪  
為勾漏令求丹砂以尸解得仙趙曰蜀志許  
靖字文休王朗與靖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  
暨南海歷觀夷俗公以喻已之南征而嘆力  
任之難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  
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待不識  
山陰道聽雞更憶君鶴曰桂水注見前南樓  
在武昌庾亮與諸佐使  
共登者必盧送韋尚書歸柩經過此地也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好謂  
空中或有帶雨不成花上句對金錯囊垂罄銀

北集卷三十一

五

正

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公自注何遜詩

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歸深曰王莽錢名錯刀以金錯其文

暮冬送蘇四郎孫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縮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璘緇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宋曰史記蘇秦字季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阮步兵詩沉醉似埋照漢書高祖使使徵盧縮縮稱病

不行上怒曰縮果反使樊噲擊縮昭帝時傳介子刺樓蘭王持首還懸之此闕鶴曰按史是年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容管經略王翊敗之故有此句希曰舜葬於九疑山在道州蘇溪適桂州所經從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大曆五年潭州作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

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

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

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

冥冥瀟湘水國旁鼉鼉郭杜秋天失鵬鶚東

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

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

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

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

尊獨以服食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

招覓夢弼曰高適乾元中刺蜀州永泰元年



日寄詩當在上元二年也趙曰按史適召還  
 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故有瑤輝侍臣及  
 郭杜失鵬鸚之句郭杜謂長安帝都也朱曰  
 楚辭使湘靈鼓瑟兮漢鄒陽傳何王之門不  
 可曳長裾此言思漢中王而不得見也魏陳  
 思王曹植字子建善屬文漢淮南王劉安與  
 八公著書言服食神仙事趙曰晉向秀傳聞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嵇生游  
 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  
宋玉哀屈原作招魂

人日寄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

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  
 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  
 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  
 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遠忝二千石愧爾東

西南北人

趙曰身在南蕃無所預謂子美

龍鍾行不進貌遠忝二千石此適自謂為  
 蜀州也宋曰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趙曰  
 公嘗有詩云甫  
 也東西南北人

奉贈蕭二十使君

杜康

聖

子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

間清塵公自注嚴再領蜀起草鳴先路乘槎

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只相馴終始任安

義荒蕪孟母鄰聯翩匍禮意氣死生親自公

注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脆

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及太夫人頽逝喪

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真所謂一張老

死生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

辛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

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墳篋鳴

自合金石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

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曠絕含香舍稽留

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鴈五湖春不達長卿

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趙

嚴武初鎮蜀蕭使君參其幕府洎嚴之再來

也蕭使君自幕府入為舍人而公為參謀繼

蕭之後故有前後間清塵之句唐制凡詔言

制敕璽書冊命舍人皆起草洙曰王鳧王喬

葉令雙鳧事魯恭為中牟令翟雉馴於桑下

又蕭望之為郎有雉隨車此本用縣令事以

使君蕭姓也故兼用望之焉鶴曰蕭使君嘗  
 宰縣公有蕭明府宴處覓桃栽詩修可曰漢  
 書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祿秩  
 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  
 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  
 去趙曰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  
 哉輪焉美哉負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  
 斯注獻賀也文子趙武也又左傳楚子問於  
 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今按趙孟即文子趙武也范武子即隨武  
 子士會也公詩意謂文子家事之所以存者  
 以張老也猶今嚴公之有蕭使君也公記憶  
 用事第以張老為文子家臣而文子之  
 稱范武子家事治語兼用之朱曰晉嵇康臨  
 誅謂其子曰山公在汝不孤矣趙曰漢制刺  
 史車畫熊於軾羅江縣屬綿州錦水則成都

也漢志尚書郎奏事口含雞舌香公舊為負  
 外郎而今留滯於江南且多病故有曠絕伏  
 枕及迴鴈長卿之句停驂雙闕早則自言致  
 仕之早也朱曰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  
 何侯曰周昨來中道見車轍中有鮒  
 魚焉曰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彬州崔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  
 出外甥劉牢又異馬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  
 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  
 血渭陽情丹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永嘉多

北至勾漏且南征厚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

平彬州頗涼冷橋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

官志在行徐庶字元直其所與遊者諸葛亮

桓玄曰何無忌酷似其舅無忌劉牢之以之甥

也趙曰林鳥反哺聲言崔舅侍太夫人以行

也張華注禽經云慈鳥曰鳥鳥長則反哺其

母朱曰永嘉晉年號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

冠多自此至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趙

曰彬州有橋井蘇耽之故宅也詳見前注朱

曰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也

送魏二十四司宜充嶺南掌選崔郎

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

佐紀綱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

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春日嶺南長憑

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趙曰五嶺注見前

源為三湘也朱曰晉山濤典選吏部並得其

才其甄拔人物各為題日時稱山公啓事漢

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佗賜賈橐

中裝直千金官送亦千金趙曰此戒魏司直

也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

報邑人論交翻恨晚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

悅餘波及老身趙曰魏文帝與鍾繇書不損

五城易趙璧也蘇曰謝玄暉和登孫權故城

詩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瞻太白贈義興宰

亦云天子思茂宰希曰山雉江花蓋暗用

魯恭馴雉及潘岳種花事以美其之縣也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負外賢子裴知

字韻鶴曰按唐表豆盧峰姓慕容氏

氏居昌黎棘城又唐志主客郎中負

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

達所為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

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

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鄭曰吳越春秋于將

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劍定功曰穆天

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澤其馬歎玉

皇人壽穀漢書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

先天馬子也賈復顧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

見也一日千里亦可田曰曹子建七啓云符  
采照燭魏文帝車渠枕賦發符采而揚榮趙  
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符來橫發大率言符光  
雜穆也洙曰左傳鄭文公妾燕姑夢天使與  
已舉賢而生穆公名之曰蘭晉却詵對武帝曰  
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十猶桂林一枝崑  
山片玉故及第者謂之折桂本此易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爲儀晉謝安戒紛子姪因曰子  
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往玄荅曰譬如  
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趙曰晉潘岳  
秋興賦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今公乃  
工部員外郎李乃主客員外郎盧亦必省郎  
之官故云潘省會於斯夢弼曰樂府  
有鳳將雛曲洙曰鹿皮翁注見前卷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二  
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  
語愁寂故山薇夢弼曰衡陽有回鴈峰鴈至  
此不過遇春而回希曰公在  
南而鴈北飛故曰背人洙  
曰鴈足繫書用蘇武事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  
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  
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鶴曰公在潭率舟居  
小寒食如小至謂前

一日

佳人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

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

直北是長安題曰鶻冠隱者之冠也見袁淑

虎賁武騎之冠非也范元實詩眼云沈佺期

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

如天上坐魚侶霧中看皆不免路巖然亦未易

優劣也公谷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

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

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

祖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侶霧中看蓋

觸類而長之又曰前人詩有水面船如天上

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可謂點鉄成

金邵氏聞見錄云或以沈雲卿論少陵之妙

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

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中果何本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

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

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處穿花

一作帖水

落水益霑巾

飛燕銜泥巢君室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  
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  
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  
親近同心事金鐙下山紅日晚金鐙馬牙檣  
捩拖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  
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

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直略切

也趙曰漢書王褒傳齧膝注云良馬低頭至  
膝故曰齧膝沐曰朱達明善相馬魏文帝將  
出取馬入達明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  
惡香齧帝膝帝怒遣使殺之漢馬援南征交  
趾後又擊五溪蠻夷晉書葛強山簡愛將也  
夢符曰廣韻鎗都鄧切鞍鎗也埋蒼云檣帆  
柱也檣尾銳如牙故曰牙檣師曰施所以正  
船搖施曰捩鄭曰捩力結切物也趙曰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  
上巳往水上之類以唐氣朔考之大曆五年  
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  
上巳則祓除之義尤明

贈韋七贊善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有  
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

上集卷三十一

七

美



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章贊善必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與公皆京兆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

近魁三象公自注斗魁下兩相比為三台時論同歸尺五

天公自注俚語曰城五北走關山開雨雲南遊

花柳塞雲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

蠡船安鄭曰杜陵韋曲地名未央宮名並在長

蠡扁舟 邵國賢曰非悲春色悲別也下句即所悲之故 之五湖 蠡為相功成泛舟游五湖今也不能則洞庭春色豈不可悲乎

###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

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花困懶旁舟

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渡人懷珍重

分明不來折折字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

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

勞趙曰古樂府艷花勾引落鷓曰公嘗有生

也洙曰本作不來接一作折鷓曰爾雅鷓伯勞也

好句 雅 溫 古 好 句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修可曰盛弘之

岸有祿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靈麓峰  
乃嶽山七十二峰之數自湘西古渡  
登岬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峰疊秀  
下瞰湘江岳麓寺道林寺岳麓書院  
皆在焉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  
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  
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  
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

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方  
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  
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  
旁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  
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  
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  
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  
幽憤細學何顛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

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

與老夫公自注宋之問之貶也奎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宋曰玉泉地名洞庭在

岳州之前赤沙湖在永州趙曰阿彌陀經極樂國王常作天樂晝夜亦時雨曼陀羅華楞

嚴經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陳

曰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三足鳥言寺額

金榜有回鸞反鵲之勢也天台賦涉海則方

丈蓬萊玄圃乃崑崙也張騫傳贊曰禹本紀

言河出崑崙騫窮河源思戡所謂崑崙者平

屈原上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平趙曰桃源

在今鼎州易制度言其宮室村略也易去聲

朱曰橘洲相中四洲之一夏中水泛惟此

不沒上多美橘故名老宿僧之年臘高者夢

解曰野客樊本作謝客謝靈運字客子為永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

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

越黃帽待君偏宋曰郇瑕晉地魏略侍御史簪白筆立殿陛書過以記不

北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嘉太守性好山水肆意遊遊嘗於南山伐木

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太守王琇驚駭謂

山賊不知為靈運也何顥當作淵顥詳見上

兜率寺詩何顥好不忘宋曰一重一掩山也

有如吾肺腑然系曰山谷改此句云山鳥山

花共友于易一吾字便覺不逮洪駒甫云謂

兄弟為友于

者歌後語也

法趙曰把臂言往別郇瑕之時也師曰按百越言按察楚越之郡趙曰漢書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注云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

今許注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

門嗚呼弟如霰詩或託興或紀事託名不必

張儀欺楚丁工之地楚世家注商城在於水中也商州也舊屬楚蔡百世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時為滅玠所殺侯景之亂舉軍皆

白馬謂崔瓘也時為滅玠所殺侯景之亂舉軍皆

無傷於按商於山名在號州與此潭州之亂無相干斷不可楚詞哀郢涕淫淫其若霰

入衡州鶴曰公在潭以滅玠之亂遂

兵馬使滅玠殺團練使崔瓘據潭州為亂禮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

虬衡州刺史陽齊各出軍討之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

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坐戰場君臣忍瑕

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

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

鑿方寡妻從爲郡兀者安堵墻凋弊惜邦本  
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怨已  
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  
蒙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  
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  
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微天莽茫  
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  
胝胼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

九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  
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  
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柳岫  
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  
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  
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問瓊樹高  
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安蒼黃劇孟七  
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

公自注蘇勇  
生侍御漁

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

必掃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

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雖謂柳為清涼州可也諸舅

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

行江揔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

木羞鸞鳳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公自注

勸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翱翔趙曰漢光武紀

漢官威儀注曰易師卦象曰師出以律失律

凶也左傳瑾瑜匿瑕救國君舍垢金湯謂金城

湯池也楚詞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鉅鑿

而難入趙曰苦節士指崔瓘也按本傳崔瓘

以士行修謹聞大曆中為湖南觀察使將吏

寬弛不奉法少以禮法繩之下多怨者寡妻

從為郡元者安堵言寡妻平日遭擾自從

崔太守為郡之後如兀者安於堵墻之下不

復驚動也元惡指臧玠也以崔瓘謹守府庫

不能賜予禪將卒伍衣食不繼遂聚謀而為

亂也夢符曰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趙曰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明徵定保鄭曰莊

子手足胼胝胼蒲眠切胝張尼切皮厚也柳

丑林切郴州也秦屬長沙郡夢弼曰雲鳥埤

言城高也埤部弭切或曰埤當作障趙曰史

上集卷二

三

曰漢書將軍為國柱石又御史號獨坐風霜  
則御史之任時裴端公虬為道州刺史陽中  
丞濟為衡州刺史故云洙曰漢游俠傳劇孟  
以俠顯吳楚七國反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隱若一敵國云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  
林哀二世及大人四賦夢弼曰史記張儀願  
為門闌之厮又白起為秦將善用兵趙曰劇  
孟馬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渙為人勇  
銳時在崔瓘幕夢弼曰易師出以律否滅凶  
否音鄙趙曰郴州橘井已見前注又有馬嶺  
山亦名蘇仙山蘇耽入山學道其母往闖之  
見其乘白馬飄然故又謂之白馬嶺其上  
壇夢弼曰時公之舅崔偉攝郴州公欲往依  
之剖符注見前洙曰南史江惔字惣持七歲  
而孤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  
勵名重當世尤所鍾愛晉謝安放情丘壑每

游賞以妓女從趙曰我師稽叔夜公自言欲  
放曠瀨散如嵇康也樂土謂郴州也鵬路翺  
翔謂衡州刺史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

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罔脫身  
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  
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  
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岨入舟雖苦熱垢膩可

北集卷二十一 五

漑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  
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  
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  
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  
拱載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  
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  
徧禪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  
貫惋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

地謀畫焉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  
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  
嗟嘆趙曰舊本作反掌蔡伯州作反當字是  
下之難蓋公自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張  
帳下指臧玠賢良指崔瓘也洙曰道邊形骸  
謂遇亂而死者趙曰中丞謂衡州刺史陽濟  
夢符曰漢書注上游水之上流也趙曰時澧  
州刺史楊子琳出兵同討臧玠故云上游兵  
也見後呈聶令詩中公自注田曰南圖字見  
莊子題曰御史相呼為端公時李勉自御史  
中丞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夢符曰老  
子天下神器後漢章帝時宋意上疏曰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



幹弱校也趙曰陸機賦叩寂寞而求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裴虬

時為道州刺史同平賊於之亂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

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

北應洗伏波注曰本一作南極伏波銅柱注見前

太公謂之洗兵雨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

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

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歛得文翁肆侏

侏胄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

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

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講堂

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

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

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輓轡凍堦肥耳聞讀

書聲殺伐災髣髴災髣髴難曉故國延歸望哀顏

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

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趙

苑頭胡星也晉天文志昂為苑頭紫微帝宮

也慧紫微言其犯帝座此追言安史之亂也

洙曰漢書文翁為蜀郡守與事學宮以教蜀

人侁侁整肅兒曹子為元子以下至卿大夫

子弟也詩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

曰祀鉏里切砌也髣髴味切采曰史記子夏

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趙曰公謂采詩之

官卷尚可備國

之失墜也

朱鳳行

鶴曰此詩為衡州刺史陽齊

作也時濟攝連師之職以討

臧玠之亂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

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懸百

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

蟻盡使鷓鴣相怒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

滄溟

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

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

屬江漲泊于方田鄭曰耒陽衡州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

吾賢紹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

後屈跡縣邑小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漉麾

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旄孤舟增鬱鬱僻路殊

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

私官置清醪人非西喻蜀與在北坑趙子美

猶憤憤詩辭興在北坑趙殊不方行柳岍靜

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灃卒用矜少問罪

消息真開顏憩亭沼公自注時臧玠殺崔瓘

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比揚中丞子琳問

罪將士自灃土達長沙洙曰史記刺客傳聶

政殺韓相俠累而自死其姊嬰伏尸哭極哀

乃其姊亦烈女也師曰狄相孫謂狄仁傑孫

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趙曰本作

前期蔡伯世本作前朝為是豈聶令之父或

上集卷二十一

四一

正

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說盡久存膠漆

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亦竊

自引李杜亦憇朔雲寒菊倍離憂鶴曰西康州即同

年冬寓同谷至是年為十二秋矣趙曰尚方

賜履公嘗為左拾遺故云宋曰王粲登樓賦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漢陳重

雷義結交時稱如膠漆之堅左傳趙孟謝絳

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靈帝

時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

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以前有李固杜喬又

范滂詣獄與母訣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

死亦何恨注云

李膺杜密也

杜集卷三十

三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鶴曰

是秋公將北首卒於潭岳之間誌云竟以寓卒濱於岳陽

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

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

雪誰憫弊貂裘

過洞庭湖鮑曰洪王甫云此詩迺人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王

直方詩話亦載其說

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

祖嘗任翰林之職乎燕以沼切大水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浩漭演漾鄭曰醪普沼切酒清曰醪沫曰漢司馬相如作喻巴蜀檄秦武安侯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萬人夢弼曰公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諭宜悉坑之也鶴曰按史云公至未陽聶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詩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其誣不足攻也

長沙送李十一街鶴曰公時在衡復回次潭蓋欲歸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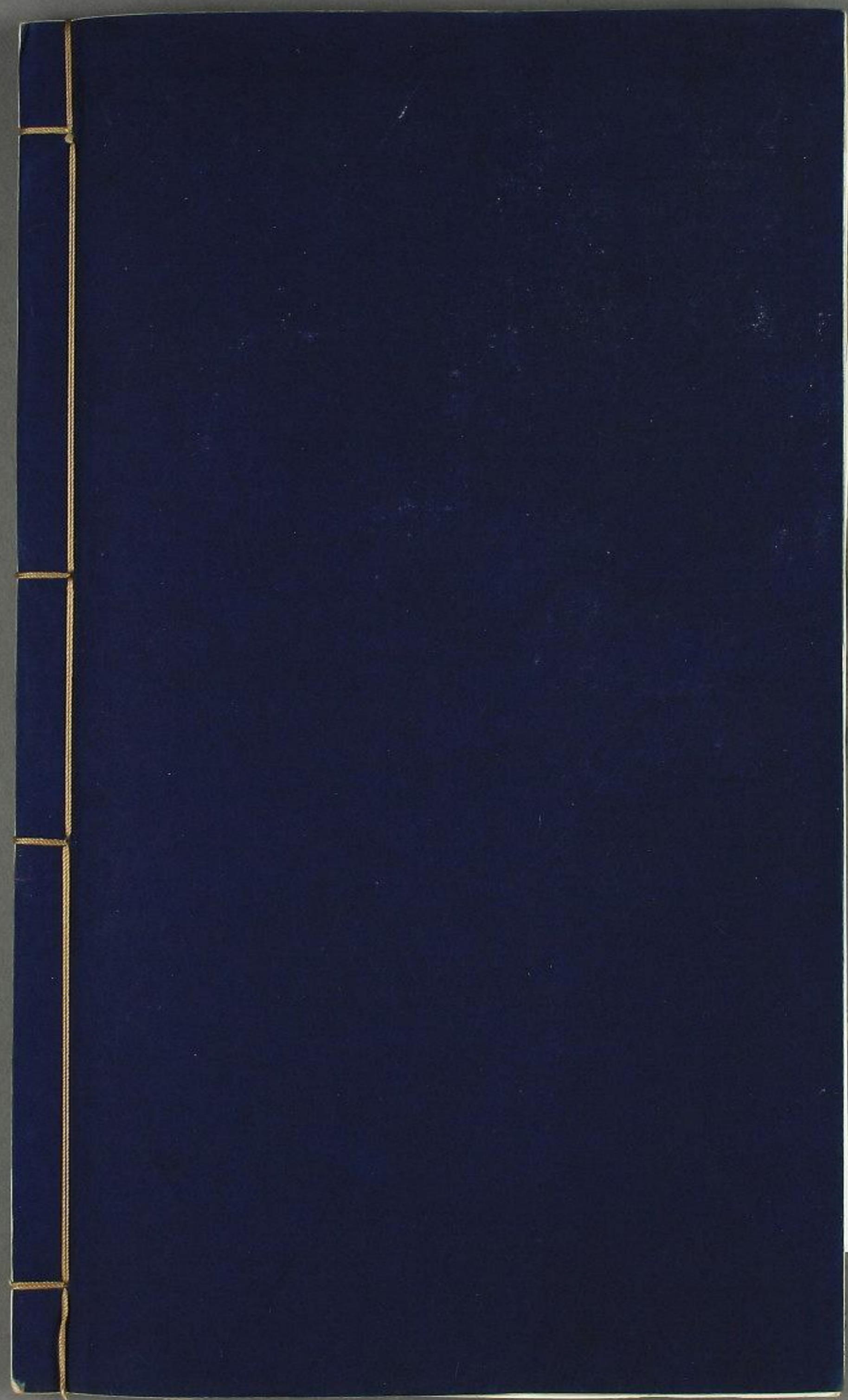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也陽

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遠直符泛仙槎

集十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以下全て

白紙



集千家注杜工部集(明蜀山人本)

缺葉

○卷一、第四十四葉

(前四十三葉尾、學子詩猶需)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之後半  
○貧交行之前半  
(後四十五葉首、管鮑貧交)

○卷二、第二十二葉

○崔駰馬山亭宴集之全首及注  
○九日寄少參之全首及注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之  
題下注前半

○卷二十、第四十一葉

(後二十三葉首、留京北府)  
○前單葉尾、遠愧尚  
○長沙送李十一街之  
方曾賜履以下及注  
○暮春秋將歸奉留別湖南幕府  
親友之全首  
○過洞庭湖之第一行  
○檢空圖(青草龍堆白沙)指堤盤古  
梅運棹(以上十七字)

ABC 10x20